

客家音乐传播

冯光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冯光钰 著

客家音乐传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客家音乐传播 / 冯光钰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59-3534-8

I. 客… II. 冯… III. 民间音乐-研究-广东 IV. 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0870号

书 名	客家音乐传播
作 者	冯光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向 群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三河市财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5.12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1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534-8 / J·802
定 价	12.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萌生撰写《客家音乐传播》一书的想法，除了我从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需要外，还有一种寻根的乡情在催促着我。作为客家后裔，写完这部书稿，我感到多年来的夙愿终算初步付诸实现了。

还记得在我刚懂事时，便常听长辈讲我们冯姓家族是清代“湖广填四川”从广东客家地区迁入四川忠县的。记忆最深的是，冯氏祖塋的造型与乡邻的坟墓迥然不同，被当地人称之为“广东坟”。这种广东坟墓顶是用一块整石头开凿磨光而成的椭圆形宝盖，墓后面围绕着几圈砖或石砌成的矮墙墩，墓的右侧是一座埋着杀生动物的小陪坟，陪伴着墓主。成年后，旅粤时我看见广东各处的墓葬都是这种形状。据当地人讲，广东坟后面一圈一圈的矮墙墩是模拟客家富于特色的民居围屋外形砌成的。这种生宅死塋相似的特殊建筑形式遂解开了我多年困惑不解的疑结。

根据家谱记载，冯氏是清乾隆末年（公元1795年）从广东

兴宁县迁入四川忠县的。其时，四川由于连年兵燹人祸不断，民众流离失所，生存艰难，人口锐减，一时间形成了地广人稀的局面。清政府为了开发巴蜀之地，采取了移民政策，有组织地动员外省居民大举入川。其中，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和福建等省入川移民为最多，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这次移民潮从清初（1616年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雍正、乾隆、嘉庆三个朝代（1723—1820），先后长达二百年之久。

冯氏就是这移民大军中的一个小分支。先祖冯大兴字海峰，原籍广东嘉应州兴宁县罗塘窝人。兴宁县是纯客（家人）县，其祖先也是从中原一带迁来的。据长辈们讲，海峰公在乾隆末年与人结伴从兴宁县罗塘窝出发，历尽艰辛，最后到达川东忠州滨于长江的象鼻石。他起初在州城西望水寺一带以运营煤炭为主，育有五子。孩子成家后分居新生乡和云根镇诸地，逐渐发展成望族，并在山明水秀的漕溪坝按客家住宅样式修建了冯氏宗祠。现在，在忠县漕溪河畔，历经了雨雪风霜的冯氏宗祠虽已陈旧，但仍以它独特的建筑形式无声地诉说着冯氏家族的移民史。

先祖的后代按“大、有、晋、承、式、国、光、廷……”的字辈排列，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繁衍，到我们“光”字辈，已是客家在忠州的第七代后裔了（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说，前几辈人还保留着一些客家生活习俗，并能讲一些客家话。由于在当地处于“客家方言岛”的环境，先辈们常被当地人称为“土广东”。后来受到四周原住民的强大影响，后辈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也自然被同化了，客家话只是在某些日常用语中偶尔出现。

自序

童年时，我们的家教还承袭着客家人的传统。家父国祺（字寿章）先生在堂屋中央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的字幅，以示教诫。他还经常以先祖海峰公从广东远足徙川艰苦创业的事迹，谆谆教导我辈。他语重心长的音容，至今犹恍若眼前。

谈到客家人的家教传统，令我难忘的是，先父总是以身作则，对我们的管教十分严格。他的职业是经商，而我们居宅九蟠岭却距州城约十华里之遥，他经常早出晚归，终日奔走辛劳不已。每日黎明即呼唤我们兄弟起床，盥即盥洗和洒扫庭院。之后，便教我们到书房研墨习字，要求我们在书桌前端坐如钟，专心致志。记得我最初临摹的字帖是《柳公权书玄秘塔》。虽然我那时尚未上学，并不认得几个字，更不理解柳字帖的字文“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的意思，但在父亲的指导下，还是恭恭敬敬地依样画葫芦。

为了方便我们习字，父亲请木工依照九宫格的规矩做了一块模板。我们将板上线条涂上红墨水，盖上毛边纸，再用棕刷子刷，一张大字格纸便印成。于是一笔一划地照帖临池摹写于九宫格中，越写越有兴趣。先父还常用红笔在我们习字本上对写得较好的字的右侧画上一个圆圈，以示满意。我们也以得红圈多为荣。

及至四岁，在离家约莫一华里的“杨家祠堂小学”发蒙读书后，在家父的督促下，每晨尚能握笔写上几篇。后来，他考虑到乡村小学教学水平差，于是就让我寄住县城外婆或姑母家，四五年间竟转读了几所小学，先后在“蜀光小学”、“乐天小学”（以曾在忠州做过刺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字“乐天”命

名)、“云根小学”上学。这时由于远离父亲的管教，加之功课忙，更确切地说还是自己缺乏临帖的自觉性，所以写字的时间越来越少。如俗语所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父亲只是偶尔关心地问问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持之以恒，我的书法必有更大的长进。但仅凭儿时的些许“童子功”，也使我终生获益匪浅。

往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每有闲暇，就翻出柳字帖欣赏一番，不时提笔写上几页，顿时感到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记得60年代初，我首次走访西安。本来古都值得参观的名胜很多，我却首访“碑林博物馆”。当我站立在镌刻有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玄秘塔”的石碑面前，思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生。原来我仰慕已久的书法大家的字帖就是源于这块风化剥蚀的石碑啊。虽然这巨大的石碑由于千百年来不断拓捶，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依然闪烁着柳字的熠熠光采，令我伫立良久，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那些曾在我心中唤起无限敬仰的字迹。我想，世界上许多博物馆的文物大都可以巡回展出，恐怕惟有这座巨大无比的石刻碑林是难以移展他乡的，世人只能在古都西安才能欣赏到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了。此后，我只要有会重访西安城，必前往碑林参观，特别是我钟爱的柳公权“玄秘塔”及欧、颜、赵诸家和怀素草书的石碑，令我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当然也会自然地回想起孩提之时先父以客家人传统对我习字的耳提面命和循循善诱。

“我们是客家后裔”的思绪多年来一直萦绕于怀。当我踏上音乐之路后，常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客家民歌、汉乐、汉剧、采茶戏等音乐，它那与众不同的音乐风采深深地吸引着我。

自序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传播学研究不断升温的影响下，我对独特的客家音乐是如何通过中原移民的传播而形成的问题，更加关注了。前几年，我曾到赣南客家地区进行短期访问，深受客家独特的生活风貌和客家人坚韧不拔精神的感染，更加坚定了我深入探讨客家音乐的信念。

与客家音乐是如何形成紧密相关的是客家民系由何而来的问题。应该说，移民迁徙与移民音乐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正是中原移民把中原汉族音乐传播到了客家地区，才逐渐形成了客家音乐。客家音乐乃是移民文化传播的产物。我感到，要研究客家音乐的源流，应当首先弄清中原移民与客家民系的关系。因此，我在探讨“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传播”这一命题时，是从客家源流入手的。为此，我比较广泛地研读了自本世纪三十年代罗香林先生发表《客家源流考》以来的有关著述，从众说纷纭的学术见解中寻觅音乐传播的路径。同时我又把客家音乐与中原一带以及相关地区的音乐进行横向比较，试图找出它们彼此间的联系，以证实客家音乐是移民传播与各地各民族纵横交错融合而成的观点。

现在看来，我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所选择的客家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品种——客家民歌、客家汉乐、客家汉剧——进行的比较分析，仅仅是一个起头，也是我从客家音乐入手对移民文化传播进行寻根探源研究的开端。

也许“客家后裔”的特殊使命感使我倍加努力从事这一课题研究。但由于笔者的田野调查工作尚待深入，加之研究涉及的面又太广泛，确实难以做到尽如人意。书中有不少缺憾之处，尚望同道及读者多多指教。

引 言

自西晋（公元 265～316）以来，中原移民向南迁徙到赣之南、粤之东，闽之西的广东大客家地区，先后经历了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程中，移民们一面把中原汉文化的种子源源不断地撒播到客家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在南北之间铺设起一条畅行的文化通道。这条通道，起到了沟通连结彼此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使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产生交流。由此看来，中原移民史在客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口迁徙在促使文化交流发展的同时，也促使音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音乐传播属于文化传播的一部分。通过人口流动的媒介，使中原音乐越过原有文化地域进入客家文化地域。这种迁移型的传播，在伴随移民迁徙到远方他乡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音乐传播活动。但这仅是完成音乐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还需要经过选择、冲突、调适，融合等过程，引起内涵和外延都发生变化，才能最后实现传播的目的：使中原文化的种子在客家文化

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进而形成新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对音乐的影响，是自古以来的一种自然的音乐文化现象。客家民系虽然分散在我国大陆和台湾以至海外许多地区，但其主体是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聚居地。这一大片土地经过千余年的演化，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音乐文化板块。生存并活跃在这个文化板块上的客家音乐，历经漫长岁月的磨砺和流变，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音乐文化传统。

移民文化和客家地域之间的关系是派生性的。也就是说，移民文化对客家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客家音乐的产生来看，如果没有中原汉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客家音乐核心地域就不可能出现。正因为客家地域文化对音乐多层面的影响，才促使客家音乐千余年来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客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客家音乐最富于开放性

这是由中原地区广阔疆域所决定的。迁徙到客家地区的中原先民生活在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的中原诸省。当他们从一马平川的中原各地来到水土气候、文明条件完全不同的崇山峻岭河水泱泱的南方时，把彼地的文化（包括音乐）也传播到了赣南、闽西、粤东一带。与当时中原先进的汉文化比起来，这里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对四面八方的移民从北方辐射扩散来的各种文化，彼此都采取像两汉两晋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互补互荣的海涵态度。随着民歌、歌舞、器乐、说唱、戏

曲等音乐的不断流入,再经过这个新的地域文化大熔炉的冶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客家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

客家音乐的开放性,一方面体现为各地移民传播的多向并进,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受众对外来音乐的宽容大度,对来自各地的音乐都予以接纳吸收,使之交流融汇聚在一起。可以说客家音乐是集各地音乐之大成的综合体,在其音乐长河中,流淌着各条河流的水源,最后汇合成滔滔向前奔涌的流势。由此可见,中原音乐是“根”,客家音乐是“叶”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客家音乐具有多重交融性

客家音乐既是从移民文化传播所派生,又是与原住民土著音乐融合而成。在中原移民大军从各条路线向南迁徙把各地音乐文化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过程中,移民之间必然会交流彼此熟悉的各种地方音乐,特别是到达目的地混居一处时,这种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就会更多。这时各地音乐的自然交融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种情况是中原移民与当地原住民土著少数民族之间的音乐交融。在中原移民到达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之前,这里是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当移民到达目的地后,与土著杂居相处时,从语言、生活习俗到音乐都自然地有许多接触和交流。况且,畲、瑶等少数民族有爱唱山歌的传统,与中原移民的爱好有着不少共同之处。虽然后来畲、瑶等少数民族的一些人又迁徙到更为边远的山区居住,但他们与

客家的交往仍延绵不断，而且至今仍有一些畲胞和瑶胞与客家为邻，经常往来。因此，在客家山歌中常常蕴含本土著民族山歌的因素，在土著民族山歌中也可以看到客家山歌的影子，有时两者竟融合得难以分辨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客家音乐之所以与周边的广府、福佬、潮汕等民系及其他地域的音乐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原因就在于它既汇聚了中原各地域音乐的因素，又有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音乐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富有双重交融性的客家音乐色彩。

第三、客家音乐发展的渐变性

中原移民南迁的目的是为了图谋生计，寻找新的生存天地，音乐传播就在这种寻找中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故这种音乐传播跨越时间千余年，空间数千里，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进行着渗透，其速度是十分缓慢的。这是由于音乐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技艺性，并非任何移民都有此本领，必须是移民中的民歌手、职业或半职业民间艺人才能胜任，而他们中的人多数人又不是以此为生活之必需，并不感到有什么迫切性，此其一。其二，音乐传播给受众，还有一个接受消化的过程，要在当地的文化土壤上扎下根来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原住民土著占多数的情况下，中原音乐的传入，必然会与土著音乐发生矛盾和碰撞，经过长时间的交流，才能逐渐达到融合。因为，传播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只有当其与受众的内部因素和谐地结合起来，方能引起音乐文化的变迁。与客家先民的血脉要经过几十上百代的流传才逐渐形成客家民系一样，音乐从传播到生根、开花、

结果，不仅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渐变，其间还难免要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当我们对客家音乐进行追源溯流的探讨时，不难发现现存的客家民歌，既与中原民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经过若干代民歌手的传唱和再创造，加之客家方言对音乐的直接影响，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仍与中原音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仅在旋法和节奏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大多则已面目全非。即使是只有三百年左右历史的客家汉剧音乐，虽然从外地传入的时间不太长久，但变异也是十分显著的。这是音乐传播流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从移民文化传播角度探究客家音乐，实际上是对客家音乐的源流进行梳理。但由于以往缺乏文字及乐谱记载，在探源溯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我们采取沿着移民由北向南迁徙的走向，从客家音乐的现状中，用逆向考察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力求追寻它的历史成因和发展情况。这无疑对总结客家音乐的历史经验及探索其未来的趋向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目 录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对客家民系源流的几种看法	(1)
一、客家源流研究简况	(1)
二、几种不同观点	(4)
1. “中原最纯正汉人后裔”说	(5)
2. “土著 (古越族) ” 说	(9)
3. “源于整个中原地区”说	(13)
4. “南方各民系融合”说	(16)
5. “汉土融合”说	(18)
三、结语	(21)
第二章 音乐传播与中原移民同步开展	(24)
一、客家音乐的传播方式	(26)
1. 直接传播	(26)
2. 跳跃式传播	(27)

客家音乐传播

3. 反向传播	(28)
二、客家音乐的自然传播流变	(29)
1. 客家民歌的传播流变	(30)
2. 客家汉乐的传播流变	(69)
3. 客家汉剧音乐的传播流变	(92)
三、结语	(114)
第三章 移民音乐与土著音乐的有机融合	(118)
一、传播是促进移民音乐与土著音乐“杂交”的触 媒剂	(120)
二、移民音乐与土著音乐的交流整合	(134)
三、结语	(141)
本书选用谱例索引	(144)
参考书目	(147)
后记	(149)

第一章 对客家民系源流的几种看法

一、客家源流研究简况

当我们深入探讨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的关系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客家民系的源流。只有弄清了客家的源流变迁，才可能对作为一种特殊移民文化的客家音乐的演变及发展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客家是如何形成的？从中原南迁的移民始于什么时候？中原迁民与赣闽粤三省交界边区的土著有什么关系？客土两种文化是如何融合的？对这些问题，历来在研究客家的学者中都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民系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据有关材料介绍，客家人现有总人数约 5500 万，其中中国内地约 4000 万、台湾约 460 万、香港约 125 万、澳门 10 万；侨居海外约 500 万。在海外的客家人中，大多居住在亚洲

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 125 万、印度尼西亚约 40 万、泰国约 37 万、越南约 30 万、新加坡约 20 万、缅甸约 10 万、沙巴 7 万多、日本 4 千多；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

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此前对客家源流情况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在广东惠州丰湖书院执教的和平县籍进士徐旭曾，曾就当时发生在东莞、博罗一带的土著与客家人的械斗之事，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作过一些回答，涉及到客家源流变革、语言习俗及土客之间的关系。他在谈到客家的渊源由来时，特别提及客家与土著杂居相处的矛盾，进而论述了土客械斗的原因。后来，学生们将徐旭曾讲述的内容整理成文为《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比较详尽地记叙了徐氏对客家的一些看法。

徐旭曾说道：

“今日之客，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为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